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五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一

**唐昭宗** 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  
**雄節度使** 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  
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

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  
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  
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  
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  
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  
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  
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  
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

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勲實  
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  
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

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襪是夕紹威  
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勲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  
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  
兵入城羅紹威旣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  
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

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厯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燾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

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  
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  
又攻冀州拔薊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  
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  
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  
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

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瀘相衛州及魏  
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

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



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  
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  
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  
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  
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  
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  
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  
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

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君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

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

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

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  
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  
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  
上已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  
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  
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  
沉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  
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

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  
困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  
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  
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卽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

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

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瑋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瑋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  
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  
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  
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  
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  
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  
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

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

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洺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  
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  
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  
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兀於重圍吾不及  
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

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旣領職執

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

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

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

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三

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

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

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

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

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

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

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

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

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

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

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

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  
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  
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  
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  
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  
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  
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  
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

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  
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  
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  
契丹王按巴堅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  
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  
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巳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  
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

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  
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  
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  
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  
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  
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  
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  
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

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  
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  
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  
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  
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  
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  
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  
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

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  
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  
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  
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  
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  
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  
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  
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



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  
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  
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  
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  
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潞州圍守歷年士民  
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  
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

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

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  
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

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  
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

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  
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  
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  
騎扼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  
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  
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  
鎮定勢強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

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

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

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

還陝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

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

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

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

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  
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  
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  
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  
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  
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  
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  
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

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

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  
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  
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  
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  
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  
相獎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  
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  
爲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

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



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  
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勛等將步騎三萬分三  
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  
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  
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  
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

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  
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  
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  
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  
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  
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  
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  
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

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  
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  
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  
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  
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  
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  
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主謂匡衛  
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

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  
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  
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  
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  
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  
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  
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  
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

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  
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  
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  
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  
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  
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  
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  
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

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已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部兵攻邢

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

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



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  
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  
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  
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  
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擣將士  
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  
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  
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

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

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

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

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  
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

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卽時進軍丙辰  
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恐懼多逃亡嚴刑不能  
禁旣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  
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  
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  
益懼旣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侄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

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  
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  
象先圍蓆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  
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  
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  
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  
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守之師  
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

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彞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旣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彞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彞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

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  
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曰吾  
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  
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  
橋使建瑋嗣肱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  
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  
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

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瑯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



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  
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  
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  
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  
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  
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  
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  
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

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

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

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

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于大梁 三月庚

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

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

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

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  
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闕城壬子師厚自  
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  
李存審史建瑋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  
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  
弓高渡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  
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旣克幽州乃謀入寇

克幽州事見  
晉王滅燕

秋

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  
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  
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  
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  
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  
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

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

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

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頊攜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頊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



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  
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  
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  
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  
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  
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  
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

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

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  
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  
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恩信  
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  
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  
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  
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

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  
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  
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  
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  
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  
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  
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  
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

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  
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  
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  
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  
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  
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澶州  
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  
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

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鄆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  
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  
矣晉王曰劉鄆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  
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  
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  
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鄆至樂  
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  
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

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鄴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鄴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鄴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鄴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鄴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鄴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鄴營而過入臨清鄴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鄴軍堂邑周德威攻之

不克翌日鄆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鄆治莘城塹而守之  
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  
火相望一日數戰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  
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  
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  
使將兵萬人助劉鄆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  
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  
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



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

問鄴決勝之策鄴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鄴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鄴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鄴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

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鄆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鄆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鄆戰鄆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

茲一舉將軍勉之鄆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鄆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鄆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鄆引數十騎突

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鄴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

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  
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  
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  
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  
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  
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  
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  
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

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

州壬戌刺史朱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已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

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

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

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

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

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閭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

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

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

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

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



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旣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  
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  
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  
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毫與晉相應旣渡淮移  
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旣至吳引  
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  
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

落鄆平章事左遷亳州圍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

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  
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  
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

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  
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

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  
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

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  
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  
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  
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募虛名  
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  
旣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  
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  
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  
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  
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  
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  
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  
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

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  
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  
憂未艾也臣雖驚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  
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  
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  
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  
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

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

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

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  
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  
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  
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  
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  
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  
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  
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  
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  
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  
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  
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  
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  
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

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

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

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  
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  
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  
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  
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  
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  
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  
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

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

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  
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  
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  
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  
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  
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  
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  
登李存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

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  
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  
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  
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  
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  
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  
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  
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

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梁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



人裝証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

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  
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  
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  
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  
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  
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  
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

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  
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  
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  
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  
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  
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  
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

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

草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

罷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  
攻之艨艟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  
渡壞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壞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  
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  
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  
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遂巡不爲曰大王方  
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

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

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

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

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



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

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

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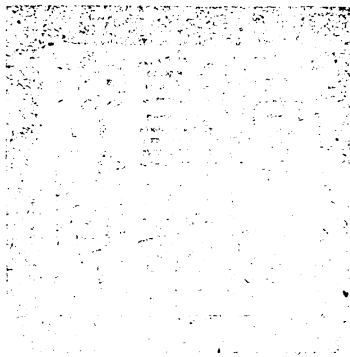
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

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  
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  
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  
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  
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  
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  
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謹案卷四十中第十頁前五行按巴堅舊作阿保  
機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士<sub>臣</sub>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莫瞻菴

膳錄監生<sub>臣</sub>張槎